

秋天里的树

柳已青



三访浮来山

吕恒杰

未识浮来山，先闻浮来春。20世纪80年代，山东电视台的经典广告镌刻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除却家喻户晓的名酒广告语，日照莒县浮来春酒“老爷我今天刚上任，遇到了好酒浮来春”的戏曲风对白广告，鲜活别致。自幼偏爱戏曲的我，对这则广告印象尤为深刻，也自此记住了莒县，记住了浮来山。经年之后，数次登临，我终于与这座文脉深厚的古山相逢、相知、相融。

我第一次踏足浮来山，是在2000年的盛夏。彼时，我任教家乡中学，年轻气盛、书生意气，自带几分年少矜骄。初到莒县，街巷遍布的书画社让我心生震撼，街头匾额、商铺题字多出自本地书家王玉宽之手。一座小城藏如此深厚文脉，让自诩略有笔墨功底的我深感惭愧，自知见识浅薄。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莒县竟盛产稻米。长久以来，我固知稻米属南方风物，却不知这片近海沃土亦可培育一季好米，这份新知更让我心生谦逊。

此行初衷，实为职校招生，也为我此后十余年的职教生涯埋下伏笔。彼时青岛发展迅猛，企业蓬勃扩张，用工需求激增，形成强劲的人才虹吸效应。依托公办职校资源，我辗转莒县陵阳、龙山等地对接生源，为青岛产业发展输送基层人才。

初次登山，因家乡周遭名山环绕，我初见海拔不高的浮来山，并未心生惊艳。倒是山路两侧神态各异的五百尊彩塑罗汉，为小山平添肃穆沉稳，恰合“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境。登临观音阁，可俯瞰莒县全城风光、远眺层叠群山，视野开阔清朗。山间新颖的游乐项目、定林寺展厅琳琅满目的木雕作品，更让我大开眼界。

我对山中千年古银杏并无特别的敬畏之感，不过是见得多了，便觉平常。我家乡村口便有一棵数百年银杏树，四季景致了然于心。童年时光，我常在树下嬉戏，捡拾落叶、落果，是刻在记忆里的日常。银杏枝叶风骨清朗，青叶温润如玉，黄叶灿若鎏金，是天然的山野雅物。几时秋风过后，捡拾断枝插瓶、拾取叶片制书签，皆是朴素的乐趣。

村中古银杏雌雄结果，果实隐于枝叶间，难寻难觅。待果熟叶落，我们便在落叶堆中捡拾白果，褪去外皮酸涩，炭火烘烤，果肉翠绿Q弹、香气清甜。这般山野滋味，是市面盐焗银杏无法比拟的独家记忆。

第二次登临浮来山，是2019年春日，距初访恰好十八年。此番重游，满含诚意与敬畏。山东省散文学会青岛西海岸基地成立，本地清明诗会、日照散文蓬勃开展，一众志同道合的文友，相约寻访莒地山水。

我们自驾赴莒，一路心怀憧憬。夜宿雅致幽静的招待所式酒店，夜色之下，文友围坐畅谈文思、把酒言欢，尽兴而归。

次日清晨，晨光初照小城，路旁法桐抽芽吐绿，樱花落英缤纷，铺就一素白，温柔动人。众人沉醉春日盛景，拍照留影、笑语盈盈。漫步前行，莒县母亲河沭河映入眼帘，千米景观廊桥古韵悠长，融合莒国千年文脉。立桥远眺，青山含黛、流云舒卷、锦鳞逐水，风光悠然惬意，令人心旷神怡。

驱车入山，此行专为寻访定林寺文脉，致敬刘勰与《文心雕龙》。春日古寺清幽肃穆，千年银杏枝繁叶茂。院内紫藤满架，游人笑语嫣然，打破古刹静谧。我踱步校经楼、静立刘勰塑像前，心生自省。人至中年，历经世事沉浮，方才懂得，山水之美从不在初见惊艳，而在岁月沉淀。初访是随性游览，重访是潜心叩问，一山一寺的厚重底蕴，终在时光中慢慢读懂。

第三次寻访浮来山，是2024年深秋，恰是千年银杏最美的时节，金叶满树、流光溢彩，在群山之间傲然挺立，引得四方游人慕名而来。而我此行不为寻幽览胜，只为拜谒品读再悟——拜谒三千余年高龄的古银杏树，品读树下碑石的千年沧桑，再悟何为“文心”、怎样“雕龙”。

我怀着敬畏细读古碑四周碑刻，一块块石碑串联起古树、古刹、校经楼的千年过往。其中分量最重的当数莒鲁会盟碑，为武中奇先生题写，碑文取自《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鲁、莒两国在此银杏树下会盟，罢兵修好的史事，笔墨雄健，与春秋旧事相得益彰。还有清顺治年间莒州太守陈全国所立的纪事碑，是较早记载古树风貌与树龄的官方石刻，印证着“天下第一树”的深厚底蕴。王丙乾、吴阶平、胡绳等前辈题写的碑刻依次排布，是对古树文脉价值的认可。

细看护栏里裸露在外的主根系，纵横盘绕，筋脉隆起，像长辈饱经风霜的手掌，恰是“根深叶茂”最生动的注解，让人联想到勤恳坚韧的父辈，是托举生命与希望的根基。

我在古树前深深鞠躬。风穿过枝叶，簌簌作响，仿佛千年文心在耳畔低语。此刻我不再是普通游客，而是潜心问道的学人。我读懂了典籍背后的坚守，读懂了文人的风骨，浮来山真正的厚重，不在于山石草木，而在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文脉基因。

榆科植物。

回家后，我把拍摄的照片发给江灏老师，他告诉我：榔榆。这两株榔榆生长在湛山寺并非偶然。榆树是一种慈悲的树木。饥荒年月，榆钱可以果腹，甚至树皮都可以吃。榆树是救命树。

吃饱了才有闲情逸致追求艺术。南方喜欢将榔榆做成盆景，其树形古朴优美，姿态潇洒，树皮斑驳，枝叶细密。文人雅士放置榆柳盆景于书桌、茶几、画案，可助雅兴。

致橡树

在武胜关5号院前驻足观赏，发现院子里树木多，树冠闪着阳光，一团绚丽的秋色图。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橡树，树叶都已经发黄。门口有落叶，我低头看了看，法国梧桐和橡树的落叶混合在一起。有两种橡树的落叶，都是宽叶橡树，叶子边缘带有波浪，与八大关海滨的地理环境很吻合呢。后来，我还在山海关路9号别墅门口捡到一把橡子。橡子底部被总苞发育成的壳斗包着，掉在地上，壳斗散开，橡子

露出光滑的壳。还有的把光滑的壳也摔开了，扒开壳，里面是种子，就像花生一样，也是两瓣，有一瓣的顶端有黑斑。

大自然的每一片落叶，每一粒果实，都携带着生命的密码、物候的变化来到我们身边，透露些许天机，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些信息。舒婷有一首诗《致橡树》，橡树的落叶和落地的橡子，无声地给我们写诗致意，让我们时时敬畏生命，接收来自大自然的音讯。

访朴树

正阳关路7号沈鸿烈别墅后花园，有一株高大的朴树安居一隅，独立深秋，很低调，躲在一边，不显山露水，但是大树自有一股定力和气场。我走近观察，树干挂着牌子，标明为青朴。因其靠近院墙，生存空间狭窄，在有空间的地方，隆起长约一米的根，露出地面，是高大的树干在地面的延伸。这让我想起元末明初诗人张羽《古朴树歌》中的诗句：“上枝查查横苍云，下根落落穿厚地。”朴树很好辨认，因其肤色，树皮灰色，平滑。朴树是中国



■水彩《金秋》
晏文正

我家老太

蝶 梦



■摄影《老太》 刘 伟

老太是老公的奶奶，儿子如是称呼，我便也跟着叫。她是典型的江南女子，温婉儒雅，行止有度，一口吴依软语轻柔柔美、婉转悦耳，虽然我大多时候是听不懂的，但不妨碍我欣赏，第一次感觉声音也是美的。远隔千里，我与老太交集不多，十几年里相处的时间很少，对她的声音倒印象很深。在她离去五年后回望，我只能从记忆的碎片中拼凑出点滴印象，追忆慈祥温婉的老太。

初见老太是在2010年的春节前，那是我第一次去婆家，当时已领证但尚未举行婚礼。此前已借由网络见过外婆了，老太却是第一次见，她端坐在沙发上，娴静淑雅，微微笑着，眼睛很亮。仔细看去，齐耳的短发有些花白，有些微卷曲，鬓边头发拢在耳后，一丝不乱的样子；她脸上少有皱纹，鱼尾纹都不明显，肤色白净，双颊红润，弯弯的眉眼自带笑意。一见面老太就拉着我的手说话，和蔼慈爱，很像我记忆中的奶奶。老太的声音很好听，糯米团子般绵软，音色清亮悦耳，完全不是老人的嗓音，让人想起越剧的透迤袅娜。但于我却如听天书，几乎一句也没听懂。急急去看老公，他秒懂，便逐字逐句为我“翻译”，这也是此后我们的相处模式。时日久了，老爸老妈的开化话我大概听懂四五成的时候，听老太讲话依然费劲。老公说，老太跟我讲的其实是浙江官话，也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她若说老家常山话，有些地方他们都听不懂。这是江浙特色，相邻的两个县，语言已大有不同。

老太时年八十六岁，除了发色，我完全看不出她的年龄。一看就是气质很好的江南女性，性情娴雅，说话做事不紧不慢；身体健康，行走无拘，丝毫不见蹒跚之态；而且耳聪目明，跟她说话完全不用抬高一点声音；她视力极好，能穿针引线，一顶买来的帽子不喜欢帽檐样式，就自己动手拆了重织。她说，不喜欢的就自己做，打毛线她很在行的。

与老太相处时间少，不仅是因我们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回老家，一年最多两次，合计十来天；其实回老家一趟也就见两三面，因为老太住养老院。太公过世早，老太抚育了六个子女，但她晚年早早搬去了养老院。她不愿麻烦子女，更怕受拘束，还是个很追求生活品质的人，毕竟，那家养老院的费用不菲，五个子女分担倒也还不累（有个叔叔已逝）。所以每次甫回老家都会去养老院看老太，返程前再去跟她告别，待的时日稍长些，中间再去一次。唯有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住开化的大叔叔、小姑姑两家一起过年，除

本能

高 伟

傍晚时分，高中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一个短视频，引起大家议论。视频里一个女心理学家说，她与一个女友有段时间没有沟通，有一天她遇见了女友的老公，这男人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是患了大病。心理学家觉得这太突然了，抱怨女友的老公为什么不早告诉自己。男人说，妻子不愿意把状态不好的自己让朋友们见到，得病的信息谁也没有说，是悄没声离世的。心理学家很震动，发了一通感慨，说人生无常，说每个人对于生死要想得开放得下。

接着就是我们的感慨了。对我们提示最大的是生命可以随时没有，所谓无常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想起自己离开了人世，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质留在家，那可真是给活着的亲人添堵。我下定决心从此刻开始断舍离，绝不再乱买东西，而且要早一点把自己的那些过于拥挤的衣服首饰啥的扔掉，走的时候只留下白茫茫的空无，真干净。我立马把在网上下单的几件物品取消了。

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在网上删除了的那两件衣服和毕加索绘画图案的灰白色珠子开始朝我探头探脑。它们多么漂亮啊，它们幽怨地向我抛媚眼儿。我像个古代帝王辞别了爱妃一样开始想念它们。到了晚上，我竟然睡不着觉了，太想念它们了。要是再不订上它们，我恐怕要失眠了。我半夜爬了起来，把衣服和珠子重新在网上订上，顺便又订了一串新的珠子。

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才仅仅几个小时，我就把它们忘了，太让我羞愧了。这事儿我三番五次在做着，比如二十年前就想减肥，结果一斤没有减掉，反而越减越重。

我知道是人的本能在牵制我。再一次拿出《本能》这本书来读，就有些释然了。

管住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其实这不是自律不自律的问题，而是我们总是输给了本能。我们会奇怪地反问，人的本能本该是趋利避害的，让我们变得更好，才是进化的规律，我们的本能却变成我们行为的阻力，这不科学啊？其实，这是因为进化与当下的生活情状发生了错位。当初那些保护了我们祖先的本能，很多现在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生存环境了。我们的祖先是以为狩猎为主的，整天跑出去打猎寻食，活动量很大，需要的生命能量很多。可我们现在大都是坐着工作和娱乐了，我们坐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不少健康问题。

本能又是怎样控制我们的呢？减肥为什么这么难？节食减肥为什么总会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我们可以一顿少吃，但顿顿少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减肥需要我们的意志力，而我们的意志力是有限的；把意志力用在少吃上，那么我们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就会缺少意志力。饥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误以为我们遇到了食物短缺问题，它会自动地调节或暂缓一些系统性工作，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调养生息状态。一个被节食弄得气息奄奄的人，在工作中难有高效率 and 斗志。我们这样的现代人怎么可能长时间忍受这个？

人人都想拥有更多财富，可是攒钱太难了，工资一到手我们就忍不住要花钱了。不仅我们成年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有“月光族”甚至贷款消费者。我的一个女友去了英国，她遇到一件事让我大笑。她因急需向一个英国女友借了一些钱，说好了一个月归还。她还钱的时候英国女友却说：“麻烦你先把钱保留在你那儿，一周后再还我。”原来，英国女友怕拿到自己的钱，立马就去花掉它们。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花钱？原来，把手里的钱花出去是我们的天性。远古的时候最能代表财富的是食物，但食物易腐烂，对于祖先们来说，要想物尽其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中的食物全吃完。这就形成了我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可钱与食物显然是两回事啊，钱又不是易腐物质，不用全花掉。商业文明形成至今不过几千年，而人类进化史已经数亿万年。

我们大脑深处那些古老的神经回路，还在悄然左右着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它和当年祖先们对待食物的本能反应并无二致。所以，物质充足时代，我们照样花钱，不断积累的物品，就像体内过剩的热量转化为脂肪，让我们的生活不堪重负。

苏格拉底说：“知道我们会变得软弱这个事实，会让我们变得强大。”好在我们不仅是动物，还是有能力提升自己的人类。虽然我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本能，却比其他动物更能了解自己的本能，对它们保持警惕，不被其操纵。动物们满足本能就知足了，我们却主动走一条更难走的路，那就是与本能的抗争之路。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吃喝满足，而是提升自己的意识维度，与另一个更好的自己相遇。无论如何，人类的优点也还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这才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可贵之处。